

从“非虚构”看乡土中国的写作可能

——以《妇女闲聊录》和《中国在梁庄》为例

韦佳贤

(苏州科技大学天平学院, 江苏 苏州 215000)

【摘要】非虚构写作是近年乡土文学创作中的重要一翼,出现了诸多优秀作品。本文试以林白的《妇女闲聊录》和梁鸿的《中国在梁庄》为例,系统地探讨非虚构写作的特征,并对其外在与内在的复合视角、乡土语言的原生性、丰富的乡土景观、乡村的典型人物等方面展开综合分析,同时也对共构乡土图像的多种路径进行提炼,进而为丰富当下的乡土书写、底层写作等提供新的可能。

【关键词】非虚构写作; 乡土中国; 《妇女闲聊录》; 《中国在梁庄》; 新的可能

非虚构写作在记载和反映现实生活的时候,也蕴含着丰富的想象空间和写作可能。将非虚构写作与乡土中国创造性结合,可以发掘文学描绘的更大可能。随着中国社会变迁的快速,记录和再现这个消逝的“乡土世界”更显迫切与必要。然而,目前有关非虚构写作共构乡土图像的系统研究还不够,很多路径与方法还有待深入挖掘。

一、非虚构写作的特征

(一) 文体上的开放性和包容性

非虚构写作的文体具有很强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它不受小说、诗歌等虚构体裁的限制,可以自由运用各种文体进行创作。

非虚构写作的内容来源于现实生活,反映真实的人和事件。作者可以根据自己的见闻和体验,采用记叙文、说明文、议论文等文体进行描写和阐释。也可以根据采访和调研的材料,运用报告文、调查报告等方式进行描写。同时,非虚构类作品中也会包含评论、评价的成分。作者需要分析事件的原因后果,提出自己的观点。这就涉及了议论文的写作。议论文中需要使用逻辑清晰的语言,并辅以例证材料,使观点更有说服力。

总的来说,非虚构写作可利用多种功能文体进行创作,其中既包含事实描写,也包含个人评论。这种文体上的开放性和包容性,使非虚构作品的

面貌更加丰富多样。

(二) 内容上融合虚构想象和现实记载

非虚构写作内容在融合虚构想象和现实记载方面具有独特魅力。非虚构作品的出发点是现实生活,作品中的重要人物、事件都应该是真实存在的。这是区别于虚构类作品的重要标志。同时,非虚构作品在细节描写上可以进行合理的想象和虚构,以增加文章的艺术感染力。比如对某些景象的渲染,某些人物内心活动的描写就可能包含想象的成分。但是这种虚构不能违背事件的基本事实主线。非虚构作品在评论事件和人物时,也会融入作者的价值判断和主观看法。这属于概括性的评论,给读者以思考,而不是虚构。

另外,对于现实中未完成的事件,非虚构作品的结局可以有所想象和预测,留有开放的空间,使人产生更多思考。通过在一定程度上融合虚构与想象的手法,非虚构写作使其作品在保留现实感的同时,又得到了艺术感染力的提升,更富有想象力和说服力。这种现实和想象的完美结合,带来了非虚构写作独特的魅力。

(三) 视角和语言风格上兼具主客观性

非虚构写作在视角和语言风格上兼具主客观性,这是它的一大魅力所在。首先,在事件过程的客观叙述上,非虚构作品需要保持直接中立的

视角，避免过多主观情感的渲染，以确保内容的真实性。其次，在对历史人物的描写上，除了事件事实这种客观成分，也可以适当融入对人物性格、生活细节等主观想象的描写，增加人物形象的丰富性。再次，在评论历史和分析社会时，作者可以明确表露自己的价值态度，给出判断，表达个人独特视角，这是非虚构作品的主观成分。最后，非虚构作品的语言风格可以非常丰富灵活，既有平实中立的客观描写，也有情感流露的主观手法，运用自如，增强感染力。通过对主客观视角和语言风格的交融运用，非虚构作品实现了客观性和主观性的有机统一，内容丰富性、思想性和艺术性都得到极大提高，产生了独特的魅力。

二、乡土视角的交叉

（一）描写乡村生活的外在视角

《妇女闲聊录》中，作者林白放下城市知识分子的身份，进入乡村生活，以观察者和记录者的角色描绘了底层农村妇女的生活状态。她如实记录了这些妇女的谈吐、情感，没有过多的评论与解释，客观呈现了她们的真实状况。这种生动的场景记录展现了一个外来者的乡村生活观察视角。

梁鸿在《中国在梁庄》中则显示出一种环境移情作用下的外在视角。梁鸿置身于梁庄村落中，将自己融入乡土环境中，通过参与村落生活来感受乡土社会的生存状态。他既是一个局外人，又设身处地感受乡土生活。这种移情式的外在视角使其能清晰而全面地记录和反映中国乡村的真实面貌。

总体来说，林白和梁鸿作为城市知识分子，都能跳出主体视角，采取记实的外在视角来描绘中国乡土社会的真实状态。

（二）透视乡村生活的内在视角

《妇女闲聊录》中，林白不仅作为外来者记录了底层农村妇女的谈吐和生活状态，通过融入她们之间的谈话，她也从女性的内部视角观察和分析了家庭、婚姻等乡村生活议题。这种立场的转变，使她能更深入地解读这些乡村妇女的心理活动和情感世界。

同样，在《中国在梁庄》中，梁鸿也体验并洞察了乡土居民的内心世界。她所关注的不仅是外在的乡土景象，也包括村民的情感、期盼和焦虑。正是通过设身处地的移情作用，梁鸿完成了从外部观察者向内部体验者的转变，使自己的文学创作真正融入乡土社会的内部世界。

换言之，林白和梁鸿在描写中国乡土生活时，都做到了揉合外在描写和内部体悟，实现了视角的多维立体化。

三、乡土语言的运用

（一）方言和口语的应用

林白在《妇女闲聊录》中大量运用了乡土方言和口语。通过原汁原味地记录农村妇女的谈话，林白保留了很多地道的乡土口语和方言词汇。这些口语词汇如“嚷”“蹬”“炕”等，使用白话文很难准确表达其中的乡土气息。林白记录下的乡土口语词汇，忠实再现了语言环境，增强了场景感和艺术感染力。

同样，梁鸿在《中国在梁庄》中也保留了大量乡土方言，如“窝窝头”“炕”“糠唠”等词汇。这些方言词汇使用极为地道，梁鸿没有做任何文言服饰或翻译，直接原汁原味地保留下来，最大限度复原了乡村语言环境。与此同时，她也记录了很多村民的口头谈话，直截了当的口语使人物个性化塑造更加生动传神。

可以说，《妇女闲聊录》和《中国在梁庄》通过大量运用乡土方言口语，极大地增强了文本的地方气息和艺术感染力。这种语言风格的原汁原味保留，是再现乡土语言的成功之作。

（二）语言本土化

林白在《妇女闲聊录》中，通过记录口语化话语，实现了语言的本土化再现。这些口语化语言保留了乡土气息，使文本语言风格与农村语言环境高度契合。同时，林白根据口语特点，进行了大量语法和语义的省略，删减了很多连接词和状语，使语言结构更加简约凝练。这种简化的语言处理方式，使语言形式更贴近乡土语言的本真

面貌。

梁鸿在《中国在梁庄》中，则通过大量运用地道的方言口语词汇，最大程度保留了乡土语言的原始风貌。同时，她根据口语特征，删减修饰语，简化句式结构，使语言更加简洁有力。这种对语法和语义的提炼凝练，使文本语言在夯实乡土语言的基础上，又实现了文学性的提升。

可以说，林白和梁鸿通过对乡土口语的记录和提炼，极大地推进了文学语言的本土化进程，实现了语言的地方化和艺术化，增强了作品的乡土气息和感染力。

四、乡土景观的构想

（一）对自然景观的想象性描写

《妇女闲聊录》和《中国在梁庄》在对乡村自然景观的想象性描写上，都显示出独特的景观构筑能力。

林白在《妇女闲聊录》中，通过想象力描绘出广袤原始的乡村景色，类似“密密的乡间小道”“沿着田埂蜿蜒爬上山坡”等景致，极具视觉美感。这种想象景观渲染了乡村本真与美好的一面。同时，林白也凭借想象力，描绘了乡村生活的繁重与艰辛，如“滚烫夏日的田头”“寒冷隆冬的瓜棚”等景象，展示了自然环境的严酷一面。这种立体联想的景观构建，使文本意境丰富而生动。

与此相比，梁鸿在《中国在梁庄》中的乡村景观描写更加细腻真实，她通过真实的田野调查与体验，描绘出历史性的乡村景象变迁，如第一眼看到村后山坡上的一片绿色和雨季泥泞不堪的田间小路等，展现了时间维度上的乡村景观演变。这种动态描绘手法，使景观更富立体感与代入感。

（二）对乡土生活场景的还原

《妇女闲聊录》和《中国在梁庄》在对乡土生活场景的还原上，都展现了强大的文学想象力和再现能力。

林白在《妇女闲聊录》中，通过想象重建了农村妇女日常生活的种种场景，如“几个女人围在老树下乘凉”“老屋中烟花四溢的糊味场面”等。

这些场景描写极其生动传神，还原了乡村传统生活的原汁原味。同时，林白还通过想象展开了乡村生活中一些重要场面的描摹，如“红白喜庆的乡间婚礼”“热闹非凡的庙会集市”等，丰富了读者对乡土场景的认知与理解。

与之相比，梁鸿在长期的乡村调查中，更直接地观察、体验并记录下大量第一手的乡土生活场景，如牲口撵场、小孩放羊、老人下棋等静态场景，也有耕作、捕鱼、赶集等动态场景描摹。这种大量场景的还原式描绘，最大限度重建了乡土世界的本真面貌。

通过文学想象与现场观察的有机结合，林白和梁鸿成功地再现和重塑了中国乡土的空间场景，展现了强大的文学描绘能力。

五、乡土人物的刻画

（一）女性形象

《妇女闲聊录》和《中国在梁庄》在乡村女性形象的刻画上各有特色。

林白在《妇女闲聊录》中集中刻画了一群底层农村妇女形象。这些妇女承受着家庭与农活的重担，但她们性格刚烈，在艰苦的环境下依然积极乐观。林白的语言朴实，通过对这些妇女劳作、相聚场面的描写，展现了她们丰富而悲喜交织的内心世界。如“病妻”一篇通过一个患病妇女的自述，道出了农村妇女在重病面前表现出的勇敢和坚韧。这些印象鲜明的女性形象塑造，展现了乡村女性的素朴与伟大。

相比之下，梁鸿在《中国在梁庄》中对乡村女性的刻画更为全面丰富。他笔下的乡村妇女有传统美德的村姑，也有性格开放的寡妇；她们在家庭中兢兢业业，也会在私下透露自己的情感需求。这种立体的人物刻画使梁鸿笔下的乡村女性跳脱刻板印象，流露出丰富生命内涵。

（二）广大农民

《妇女闲聊录》和《中国在梁庄》在广大乡村农民的刻画上，都显示出深入细致的观察与体验。

林白在《妇女闲聊录》中，通过描写一群底层

农村妇女的生活状态，反映出整个乡村农民群体的生存现状。这些妇女承受重劳动而收入微薄，但是她们用乐观豁达的心态面对生活，体现了广大乡村农民的品质。林白没有刻意渲染或言说，而是通过朴实的场景描绘，让这种民族气质自然流露。

梁鸿在长期生活在梁庄的基础上，通过大量典型人物的刻画，反映出中国农村社会的集体映像。她笔下的农民有老实朴素者，也有精明能干者；有视钱如命者，也有大度豁达者。这些典型特征在个体人物的刻画中集中体现，从而构成了一个立体丰满的乡土群像。梁鸿的乡土描写从外到内，从景观到心灵，充分展现了乡土人的内在丰富性。

（三）城市知识分子

《妇女闲聊录》和《中国在梁庄》在对城市知识分子形象的刻画上，具有一定差异。

林白在《妇女闲聊录》中并未过多刻画城市知识分子这个群体。作为都市作家的她，将更多的笔墨放在了乡村农民尤其是底层妇女的形象刻画上。文本中也仅仅借一两个村民的话语带过对“那些作家”的提及，没有过多刻画城市知识分子在农村生活中的状态。这与林白把重点放在观察与记录乡土生活的创作态度相吻合。

不同于此，梁鸿在《中国在梁庄》中将自己作为一个城市知识分子的形象刻画得更为明显。通过对自己在乡村生活、学习、体验的大量描写，梁鸿呈现了一个城市作家深入乡村、与乡土社会真诚交流的形象。这为读者理解梁鸿作为作者主体的视角与态度，提供了更立体丰富的人物形象印证。可以看出，两部作品在城市知识分子形象刻画的侧重点上，确实存在一定差异。

六、乡土中国的共构：何以可能

随着中国社会的快速变迁，记录和再现乡土中国的使命更加迫切。正如《人民文学》在倡导“非虚构”写作时所说的，“与其坐在那里守着电视感叹世界复杂，文学无力，不如站起来，走出书斋，走向田野。走出去了，没有路的地方就有了路，看不见或看不清的事就尽收眼底。”换言之，非

虚构写作可以发挥其独特的作用，通过对现实的感知体验和文学想象的有机融合，以“补白”和“镜子”的形式描绘一个立体丰满的乡土图像。

除此之外，我们还需要继续探索更多样的非虚构写作路径，用“非虚构”的真实维度揭示乡土中国的“伪真实”，丰富其在共构乡土空间、人物与情感上的表现手段，使之成为链接城乡、传承民族记忆的重要文学形式，为构建中国文化自信提供更坚实的根基。非虚构写作的现实基础与想象延伸需要更好地结合，才能集历史与未来于一体，让乡土变得更立体丰满，也更富有想象力，为文学书写开拓新的、可能的空间。

参考文献：

- [1] 黄昕洋. 非虚构新闻灾难报道伦理的破局之道探析[J]. 新闻研究导刊, 2024, 15(02):121-123.
- [2] 李瑞, 邹赞. “非虚构写作”与人文学的想象力——新疆大学教授邹赞访谈[J]. 写作, 2023, 43(06):13-20.
- [3] 刘文杰, 何柳云. “非虚构写作”新新闻与短视频创作关联性探析[J]. 传媒, 2023(23):72-74+76.
- [4] 龙昭君. 论非虚构文学“梁庄三部曲”的乡土叙事[J]. 洛阳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 38(06):72-77.
- [5] 郭敬燕. 文学的非虚构写作与社会学的非虚构写作之比较研究——以梁鸿的“梁庄”和费孝通的“江村”为例[J]. 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 25(06):135-142+145.

本文是江苏省高等学校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新世纪初非虚构叙事与乡村发展的现代化困境——以梁鸿《中国在梁庄》为例”（202313985009Y）的阶段成果。

作者简介：韦佳贤（2003—），女，汉族，江苏宜兴人，本科学历，苏州科技大学天平学院学生，研究方向为现当代文学。